

莎弗 Sappho

The Tenth Muse

從前從前，藍天碧海環繞，美麗婆娑的希臘島嶼，
一位充滿靈性與智慧的女詩人，一群女學生在身旁相隨，彈琴、作詩、吟唱……

蕾西·佛瑞曼 Nancy Friedman 著 柔之譯

莎
弗

A Novel

Sappho

The Tenth Muse

蕭西·佛瑞曼 Nancy Freedman/著 柔之/譯

新雨出版社

莎弗 / 南西・佛瑞曼 (Nancy Freedman) 作 ; 柔之
譯 . -- 初版 . -- 臺北縣三重市 : 新雨, 2003
[民 92]

面 : 公分

譯自 : Sappho : the tenth muse
ISBN 957-733-827-5(平裝)

874.57

92020619

莎弗

Sappho - The Tenth Muse

作 者 / 南西・佛瑞曼 (Nancy Freedman)
譯 者 / 柔之
編 輯 / 劉沁穎
主 編 / 王紹庭
發 行 人 / 王永福
出 版 者 / 新雨出版社
地 址 /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電 話 / (02)2978-9528 • (02)2978-9529
傳 真 電 話 / (02)2978-9518
郵 撥 帳 號 / 11954996 戶名 : 新雨出版社
電 子 信 箱 / a68689@ms22.hinet.net
出 版 登 記 /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出 版 日 期 / 2003 年 12 月初版
定 價 / 450 元
特 價 / 350 元

- ◎歡迎讀者郵政劃訂購本社圖書
- ◎訂購五本以上九折優惠
- ◎團購三十本以上八折優惠
- ◎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Copyright © 1998 by Nancy Freedma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CHITY ENTERTAINMENT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3 by NEW RAIN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引言——

女詩人 蓉子

一本遙譯自小說家眼中的《莎弗》

世人多年都聽說過古希臘第一位女詩人莎弗（Sappho）的名字——尤其是我輩這些親近詩的人；然而，對其生平 and 詩卻所知甚少，因為她出生的年代離我們的時代實在太遙遠了。她是紀元前第七世紀的抒情詩人，出生在被稱為愛琴海第三大島的萊茲波斯（Lesbos）島上，及長嫁入安德羅斯島（Andros）一富豪之家，夫名柯寇拉斯並育有一女。至於她的詩作大皆佚失，湮沒在源源而來的時間長流中。現在我們只能從語法學家、哲人或後代詩人的論述中窺見她不完全的斷章殘篇。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古希臘著名的女詩人，在眾多詩章中僅只留下一兩首完整的詩！

話雖如此，詩人莎弗在當年乃是十分受人愛戴的，我們都知道被稱為文藝女神的繆斯一共九人，柏拉圖——這位要把詩人趕出他的理想國的大哲學家，竟也推崇她，譽之為第十繆斯。和她同時代的抒情詩人阿爾凱奧斯（Alkaios）有意追求她，還寫詩歌頌她說：「妳的外貌無與倫比／魅力無窮／永遠與眾不同」。甚至後來古羅馬最傑出的抒情詩人卡圖盧斯（Catullus）和在中世紀被認為是權威；是學說和學問源泉的、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的奧維德（Ovid）均曾受到莎弗作品的啟發。

女詩人莎弗的詩單純、誠摯、以個人的愛、恨為出發點，描繪愛情和女伴之間不尋常的友誼。她的詩主要訴諸於感情，她認為情詩更能表現靈魂深處的感覺；而人們認為莎弗寫作時，正如古人所論，仍舊是受靈感啟示的。又有人說：莎弗的詩那樣熱情，是因為在火焰中鑄成的。可見那個時代的人把熱情作為寫詩的第一要素。希臘一位哲人就曾說過：「你進入神聖的瘋狂寫出它們來」。就像荷馬在他的史詩卷首，向繆斯女神呼求靈感。這似乎表示，一首詩得以形成乃神賜靈感的結果。莎弗自己也「不認為詩是創造出來的；而是天賦」。時代不同，這和廿世紀（暫不提廿一世紀）的詩風和詩觀大相逕庭，何況她離我們的時代實在太遠了。不過，話也得說回來，凡是充滿人類熱情的詩歌往往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，因為這樣的詩容易被接受，讀者毋需花太多的腦筋，便容易被詩中的激情感染而投身其中。加上古早的社會結構單純，當時尚缺學校類的正規教育，在這樣的社會，詩人似乎承擔了全民教育家的任務，文學作品便是他們的教材。他們對著廣大的群眾朗誦，往往感動得全場熱淚橫流。同時他們朗誦詩的報酬也相當優厚，由此可知詩人在古代希臘島上是頗有地位和受人們尊敬的。來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，詩的創作早已排拒無限上崗的感情因素，以無我、理性、客觀、技巧來從事創作，加上社會複雜、多元又分歧，於是詩變為小眾中的小眾了。

反觀莎弗，不但在生年享有她詩人崇高的地位，且世代享有盛名，甚至直到數千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幾乎已無法一窺她完整的詩章；而世人仍舊記得她，即使不完全瞭解她

的生平。今有蒲西·佛瑞曼女士根據莎弗生平片斷殘缺的一些資料撰寫成小說《莎弗》，以滿足部分讀者的好奇心。對於這位作者我全然陌生，但對這本書的譯者柔之女士，我比較熟識，她是一位傑出的年輕女詩人，剛於本年六月由資深有影響力的『藍星詩學』出版了她的處女詩集《馴順的黑水仙》；同時柔之更是一位勤奮而優秀的翻譯工作者：迄今譯有《優雅與狂雅》、《無武裝之夜》、《浮華爵士年代》等共七種之多。曾獲第十四屆梁實秋文學譯詩組甄選獎。我想以這樣一位有經驗的譯作者而本身也是詩人的柔之來翻譯蒲西·佛瑞曼女士用英文所寫成的這本有關莎弗的故事，一定會大大地吸引本地讀者的。在此祝《莎弗》成功！

玫瑰之稀有——

莎弗的抒情世界

柔之

莎弗（Sappho, 630BC～581BC）幾乎是個神話詩人。從西元前七世紀流傳至今，人們衍生出來，關於她的生平事蹟，已經接近傳說、虛構，同時帶有神話色彩兼現代人的不真實素質了。但是撥去這層層的穿鑿附會，及現代人的潮流逐波，我們仍可觸及到她真實的本質，那就是屬於詩的純粹抒情。她的生活事蹟應該是這些抒情詩抒發的底子，離詩的境界不遠。她與九繆思同行，而化入第十繆思。

莎弗是希臘以葡萄酒聞名於世的萊茲波斯（Lesbos）人，生於貴族世家，嫡傳自神話家族——特洛伊戰爭的希臘統帥阿葛曼農。當時是個男女有別的時代，而且重男輕女，但是莎弗自幼深受父親斯卡曼尼莫（Skamandrymos）的寵愛，因她「非常精緻纖細，卻目光灼灼」。她聰穎、直覺敏銳，天生會編詩歌，彈琴唱誦，因此人人都愛她。少女時期的她嬌美又纖細，宛如微風中的玫瑰，她愛家宅附近的大海，她愛臨海風站在岩石上，飄飄然像個小女神。優美驕傲得：

像高懸樹梢、漸紅的甜美蘋果，

棲在最高枝，不知怎地，摘果子的人忘了她。

不，不是忘了摘，是至今無人摘得到。

這樣一個尊貴的少女，長成懂事的女人後，在一個貴族與民主政治交替的時代裡，敏感優秀的她，深怕會被社會埋沒，如關在地窖裡，密不透風，像得了幽閉症似的。因此她會大膽唱誦詩歌，唱出她對纖細事物的愛，傳遍全國。繆思總會賜予她靈感，賜予她一些熟悉如音樂、詩句什麼的，將她帶回到自己的內心深處。

成長後的莎弗，曾因不滿皮塔柯斯（Pitakos）的政治而遭放逐。對愛纖細事物的莎弗來說，放逐是一種美學的磨難，自由的形式。她視放逐為旅行，與現代人的旅遊觀一樣，都是想見識陌生人，吃異國風味美食，看女人穿戴的服飾……她的詩歌在行旅中，感情顯得濃郁，她唱道：

我想望，我渴念。

她在荒野高崖上尋找纖細心靈的寄託，她瞭望荒崖、大海，它們都迴響著她少女時

代的渴望。但她渴望什麼，她渴念什麼，她不知道，眼前只有漫漫長路，只有普羅米修斯的石頭才會造訪的荒崖。她柔和的心靈唱著：

月亮落下，昴宿星消失了；

現在是午夜，時間飛逝，

而我獨自躺下。

希臘群島是一個神話瀾漫的國度，莎弗流放到皮拉（Pyrrha）高崖時，初嚐到女人間的甜美情誼，但很快就遭受幻滅的苦楚，因為對方嫁給一個平凡人。莎弗是個滿懷愛的女人，而且視愛為一種藝術，藝術的愛出自自發，所以真摯甜美，自然無邪，沒有技巧的痕跡。她又是愛神阿芙羅黛堤（Aphrodite）的崇拜者，隨時祈求她賜予愛的力量。

「對我而言，愛擁有陽光的燦爛和美。」莎弗說。因此，莎弗可以說是一個愛的化身，天生來施佈愛的，當她沒有愛的能力時，生命就會枯萎。然而，我們在莎弗身上也看到兩個相反的素質，彼此矛盾，這樣的矛盾會造成愛的失敗、挫折，甚至痛苦。但是她在詩歌中卻從沒有反映過這樣的情愫，她都是以讚美、歌頌來表達，因此詩歌讀起來優美、純粹，幾乎自現實的不完美中昇華了。她希臘人潛意識裡的神話美學信仰，也常常支配自己的現實生活，她極盡努力使生活女神化，提高自己人類的地位至神話裡的女神

地位。因此總有人問她說：「莎弗，你是海洋女神，或是平凡女人而已？」莎弗總會微笑說：「我平凡人的缺點，你也可以經歷到。」其實希臘神話裡的諸神，個個也都像莎弗一樣，有人的缺陷，因此人們依照神話理想過生活時，卻也衍生出現實生活中不美滿的一面。這兩種素質存在神當中，也是人類矛盾痛苦的來源。

神話是希臘人的美學信仰，不是迷信心態，莎弗更是超越了這種心態，進入自主的狀態，猶如現代人的信仰，自己就是自主的神，籠罩在抽象的神性裡。神話人生實現在莎弗身上，讓她覺得實際人生可鄙，卻仍參與，並以詩歌頌。對希臘人而言，在現實中，神存在，光景就輝煌，神走了，一切黯淡死灰，祈求神的降臨便成為追求幸福的主行為，非迷信被動的等待。人失去追求幸福的意念，神就消失，因此可以說，人在神在，人亡神亡。自己可能就是神的化身，就像莎弗。神成為希臘人追求自我的象徵，與現代人的進化心理狀態無異。

莎弗在流放中遇到了她的丈夫柯寇拉斯（Kerkiras），這樁婚姻讓她過了短暫一段幸福、正常的生活，因這位善解人意、體貼入微的優雅商人王子，不久就遠航、溺海去世。對於這位愛她的丈夫，她歌頌道：

遠高過最高的男人，

在婚禮上。

如萊茲波斯詩人般高聳，

在婚禮上。

高過他國的詩人，

在婚禮上。

現實生活讓她感到苦惱不已，卻在抒情的純粹中獲得寧靜喜悅，彷彿藏在一處精緻美麗的詩國度裡，愛著這一切不完美的現實人生。

此後，她退隱到自己的豪宅辦起女子學校，教導少女婚前愛的藝術。這段女教師生涯也是後人議論最多的地方。莎弗這段柏拉圖式的「女同性戀」生活史，其實不算實質的戀愛史，只是一段教導戀愛的教師角色扮演。莎弗在詩歌中反映出來，對女學生的熱情，是介於教導與戀愛之間的感情表現，可以說是一種偽裝的女同性戀，只是藉此教導少女談情說愛，以便日後與異性結婚時，懂得經營美滿、脫俗的婚姻。因此少女們要學習美、誘人、魅力、優雅、讓男人喜愛……等等女人的美麗要素，而這些訓練在詩歌、音樂、舞蹈……各種活動中，都沒有透露出莎弗是在教，她們則是在學的痕跡，而

是真實的生活著，彷彿是個「女同性戀俱樂部」。而外界的謠言也是如此認為，對於這點，莎弗當然不予理會。

莎弗和法恩（Phaon）的戀情也許是傳說，真相不可考，因為她似乎沒有留下寫給法恩的詩歌，只有奧維德（Ovid）曾虛擬莎弗寫給法恩的情書，後人也許就根據這些書信，杜撰他們的故事。不管如何，莎弗是自殺了，原因是耗盡美麗與青春，生命疲憊，而且所有她愛過的人都沒有回報她。她急於尋找新的自由，新的憩息臥墊。於是從高崖躍下柔軟的海水，一躍而成為不朽。

我們再來看莎弗的悲劇，就會發覺跟她內在的兩個不同自我所產生的矛盾有關，這樣的矛盾常常打擊她纖細、摯愛的心靈。也有可能是因再也沒有熱情，也失去了愛的能力，又不能面對年老的不堪之故。「生命的意義總在於盛放的美，即使短暫。」我想，莎弗是這樣認為。

目次

莎弗	015
皮塔柯斯	029
蕾脫	093
柯寇拉斯	145
艾莉娜	219
翠鳥	339
法恩	441

莎弗

A Novel
Sappho
The Tenth Muse

南西·佛瑞曼 Nancy Freedman/著 柔之/譯

新雨出版社

引言——

女詩人 蓉子

一本遙譯自小說家眼中的《莎弗》

世人多年都聽說過古希臘第一位女詩人莎弗（Sappho）的名字——尤其是我輩這些親近詩的人；然而，對其生平 and 詩卻所知甚少，因為她出生的年代離我們的時代實在太遙遠了。她是紀元前第七世紀的抒情詩人，出生在被稱為愛琴海第三大島的萊茲波斯（Lesbos）島上，及長嫁入安德羅斯島（Andros）一富豪之家，夫名柯寇拉斯並育有一女。至於她的詩作大皆佚失，湮沒在源源而來的時間長流中。現在我們只能從語法學家、哲人或後代詩人的論述中窺見她不完整的斷章殘篇。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古希臘著名的女詩人，在眾多詩章中僅只留下一兩首完整的詩！

話雖如此，詩人莎弗在當年乃是十分受人愛戴的，我們都知道被稱為文藝女神的繆斯一共九人，柏拉圖——這位要把詩人趕出他的理想國的大哲學家，竟也推崇她，譽之為第十繆斯。和她同時代的抒情詩人阿爾凱奧斯（Alkaios）有意追求她，還寫詩歌頌她說：「妳的外貌無與倫比／魅力無窮／永遠與眾不同」。甚至後來古羅馬最傑出的抒情詩人卡圖盧斯（Catullus）和在中世紀被認為是權威；是學說和學問源泉的、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的奧維德（Ovid）均曾受到莎弗作品的啟發。

女詩人莎弗的詩單純、誠摯、以個人的愛、恨為出發點，描繪愛情和女伴之間不尋常的友誼。她的詩主要訴諸於感情，她認為情詩更能表現靈魂深處的感覺；而人們認為莎弗寫作時，正如古人所論，仍舊是受靈感啟示的。又有人說：莎弗的詩那樣熱情，是因為在火焰中鑄成的。可見那個時代的人把熱情作為寫詩的第一要素。希臘一位哲人就曾說過：「你進入神聖的瘋狂寫出它們來」。就像荷馬在他的史詩卷首，向繆斯女神呼求靈感。這似乎表示，一首詩得以形成乃神賜靈感的結果。莎弗自己也「不認為詩是創造出來的；而是天賦」。時代不同，這和廿世紀（暫不提廿一世紀）的詩風和詩觀大相逕庭，何況她離我們的時代實在太遠了。不過，話也得說回來，凡是充滿人類熱情的詩歌往往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，因為這樣的詩容易被接受，讀者毋需花太多的腦筋，便容易被詩中的激情感染而投身其中。加上古早的社會結構單純，當時尚缺學校類的正規教育，在這樣的社會，詩人似乎承擔了全民教育家的任務，文學作品便是他們的教材。他們對著廣大的群眾朗誦，往往感動得全場熱淚橫流。同時他們朗誦詩的報酬也相當優厚，由此可知詩人在古代希臘島上是頗有地位和受人們尊敬的。來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，詩的創作早已排拒無限上崗的感情因素，以無我、理性、客觀、技巧來從事創作，加上社會複雜、多元又分歧，於是詩變為小眾中的小眾了。

反觀莎弗，不但在生年享有她詩人崇高的地位，且世代享有盛名，甚至直到數千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幾乎已無法一窺她完整的詩章；而世人仍舊記得她，即使不完全瞭解她